

内 容 介 绍

清嘉庆年间，内阁权臣和珅仰仗太上皇乾隆的过分宠信，贪赃枉法，受贿卖爵，家中财产富可敌国。为铲除这个民愤极大的贪官，“闹市神龙”高鹏飞在老一代江湖名宿和新一辈武林精英的鼎力相助下，出生入死，力战群魔，终于获取了和珅所犯罪行的确凿证据，使其伏法。

全书情节紧张，起伏多变，险象丛生中，交织着引人入胜的爱情描写，颇具可读性。

高
鵬
飛



于碧云



阿兰何

清水大师

郑直



楊霸王

金算盤

楊金剛

黑太岁



祖
富
坤



金玉龍

金子堅



金玉嬌

历小春

洪荒

沙一通



斗来香

何振飞





内閣中堂

胜万银

史仁

辛小飞



目 录

第一回	俊眼识英雄 空手降二友	玉女礼聘 潜龙出山..... (1)
第二回	无风三尺浪 有女夜投怀	煞芒暴闪..... (15) 暖玉温香
第三回	毒蛇钻幽巷 神女垂钓钩	阴谋难逞..... (29) 画虎不成
第四回	柳浪迎风舞 行云流水处	玉龙显技..... (44) 鹏飞戏敌
第五回	头陀忒蛮横 书生自潇洒	强讨恶化..... (58) 谈笑惩凶
第六回	妙手警凶顽 玉女探贼巢	哭笑难禁..... (71) 鬼神齐来
第七回	娇娃存偏见 奇男闯贼窟	恩将仇报..... (85) 强索解药
第八回	握手释冤仇 惨祸起萧墙	神龙出寺..... (99) 豺狼入室
第九回	铁剑洒血雨 匕首闪寒芒	淫凶残臂..... (113) 四贼横尸
第十回	床上触柔体 暗下布天罗	良宵窃语..... (127) 黎明密令

第十一回	撒网除爪牙 线索来大内	毒蝎入伏 荡女倾心	(141)
第十二回	淫女害鹏飞 侍卫救神龙	灵官帮凶 铁胆助侄	(155)
第十三回	勇士传喜讯 侍卫报噩耗	重会故剑 再约新仇	(169)
第十四回	笺约黄昏后 服微出皇宫	鹏飞遭戏 颀琰降尊	(182)
第十五回	变节贪富贵 被诱变美色	兄弟敌对 淫雌求雄	(196)
第十六回	酒色红人面 财帛动人心	孽子惊艳 慈父惨亡	(210)
第十七回	难过美人关 欲攀侯门贵	迷途不返 再造杀孽	(224)
第十八回	无心露马迹 有意袭古寺	奸相张网 雷公入伏	(238)
第十九回	一刀擒三凶 两雄决生死	主仆情重 骨肉自残	(252)
第二十回	恶战观星台 斗智和相府	侠影迭现 神龙化身	(267)
第二十一回	鸡群出彩凤 侯门现魔踪	初逢奇女 再遇毒蝎	(281)
第二十二回	平地小龙起 参天大树倒	鬼爪受创 和珅伏诛	(295)

第一回 俊眼识英雄 玉女礼聘 空手降二友 潜龙出山

时代：大清嘉庆年间。

地点：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

时间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也是：满城风雨近重阳，菊花黄时蟹正肥。

这天宁寺建于北魏孝文皇帝年间，初名光林寺。隋朝仁寿二年，改名宏业寺。到了唐朝又改为天王寺。一直到了大明宣德年间，方改为天宁寺。

辽代时期，在庙后建立了一座十五丈高的密檐大塔，造型稳重挺拔，雄伟壮丽，塔身满布金刚力士、菩萨、云龙等图案。形象生动，雕功精细，据说塔内藏有金丹舍利子。

这天，刚近黎明，已能模糊地看出庙后的大塔密檐下，潜伏着两个女人。从她们那疲倦的神态上来看，潜伏的时间不会太短。

这两个女人，显然是主婢二人。

女主人的年纪，不会超过三十岁，正处于花信年华，丰满艳丽。

女婢年约十七、八岁，刚刚进入含苞欲放的芳龄。

只听那女婢心疼地埋怨道：“主人，这庙内到底有什么奇珍异宝吸引得你天天晚上来此？屈指算来，已来了九十九天，却连一点头绪都没有。我看你比刚来北京时，清瘦多

了，你到底在守着什么？我简直闷死了。”

女主人肃声说道：“就因为你沉不住气，藏不住话，我才不肯告诉你。这庙内隐藏着一条见首不能见尾的神龙，只要这条龙能让我于碧云缚住，那我就可以扬威九城，慑服江湖了。”

女婢一怔神，然后一撇嘴，声音微微一高说：“主人，你说得太玄乎了，这一座破庙，光我秋月，就探查了三次，里面除去几个秃头老和尚，两个火工脏道人，连个看看叫人能顺眼的人都没有，哪里来的什么神龙？”

女主人于碧云脸色一沉：“秋月，不准高声，这条龙厉害得很，凭你那一双肉眼，怎么能认出真神！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呀！”

秋月挨了女主人这一顿申斥，头脑好像突然之间开了窍。她灵机一动，低声问道：“主人所说的这条神龙，莫非就是天宁寺东跨院那间小耳房中住的那个浪荡公子？但据我所知，他可是吃、喝、嫖、赌四毒皆来呀。”

女主人于碧云低喝一声：“你懂什么，撤！”随着这一声撤，一黑一黄两条人影消失了。

两位神秘的女人走后，天宁寺还是一片肃静，寂无声息。直到太阳升起了老高，一道阳光才照进了寺内东跨院的一间耳房内，也照到沉沉熟睡的一个衣衫破旧的年轻人身上。只见那间耳房内，床前掉落了一本旧书，桌子上堆满了酒坛、酒杯、茶壶、茶碗、鸡骨头、花生壳一类的东西。

一间耳房，简直成了杂货铺，乱极了，也脏极了。

这个年轻人有二十三、四岁年纪，生得倒还清秀，就是显得太寒酸潦倒。看样子睡得很熟，一时半刻还真醒不了。

就在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弯腰中年人从外面角门匆忙走入，一眼看见年轻人仍是昏睡不起，脸色忿然一怒，伸手刚想把熟睡的年轻人推醒，可一眼看在那年轻人消瘦的面庞上，不光把手慢慢地收回，还轻轻地摇了两下头，叹了一口气。

屋内有了响声，年轻人睁开眼了，一看到那个弯腰中年人，就忙不迭地翻身坐起，性急地问道：“老五，你走了三天，弄到多少钱来？我三天可都是靠赊欠凑和着过的。”

那弯腰中年人伸手在自己衣袋中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了一张银票来。

不等那弯腰中年人递过，年轻人早一把抢了过来，只扫了一眼，就大失所望地埋怨说：“怎么只弄来五两银子，光这三天，我就赊欠了王老八十两，这只够还一半的，我今天怎么吃喝呀？”埋怨完，还狠狠地瞪了那弯腰中年人一眼，恨不得揍他一顿。

弯腰中年人神情一黯，惨然叹道：“少爷，你太不争气了，可怜老太爷两榜进士出身，做过左都御史，一份偌大的家业，在他老人家和夫人去世后，不到三年，就被你狂嫖滥赌挥霍一空，一座大宅院，只三千两银子就让你给卖了。如今倒好，连个住处都没有，要不是清水方丈看在过去老太爷的份上，你连这间耳房也租赁不起呀！几十个侍女仆人都纷纷散去，只有我李五念老爷待我恩重，不忍心抛下你不管。我这一个月把腿都跑细了，访遍亲属，求遍朋友，也供不起你这个喝白干啃烧鸡的。如今我连跑三天，头没少磕，揖没少作，只借来了五两银子，还许的是加二的利息，可叹我三天以来，连东西也没敢多吃一口呀！”

年轻人听完了老仆人李五的这番话，不耐烦地挥手说：“一天到晚的啰嗦，烦死人了，你忘了瓦片尚有翻身日，为人岂无得意时！你李五的那双笨眼，能看透我高鹏飞这辈子不能出人头地？笑话！”

李五耐心地听完少主人高鹏飞的狂吹，笑着说道：“等到少爷你出人头地时，恐怕我李五的牙齿连豆芽都咬不断了。”

高鹏飞恨声骂道：“好李五，你小子敢咒我一辈子出不了头，我打发了你这个黑透了心的奴才！”

仆人李五又是一声苦笑说：“我李五要是黑透了心，还用得着你打发吗？再说，要是没有我这个黑透了心的傻奴，恐怕少爷早已饿得没有力气骂人了！”

高鹏飞一想也是，穿鞋下地，将手中那张五两银票向李五一递，大模大样地吩咐道：“打五斤好酒，买两只烧鸡，顺便再去一趟天桥，让乔老大给我单烙几张葱花油饼，告诉他不准用猪油，记清了吧！”

仆人李五心想，有了五两银子，小主人的阔少爷脾气又来了。他知道花完了，还得自己去犯难，忍不住咕哝一声说：“满打满算，只五两银子，这一下子不花完，也差不多了，欠的帐还是不还呀？”

高鹏飞哈哈一笑说：“手中的银子花不出去，新的银子哪会进来！别啰嗦，我犯酒瘾了，快去！”

李五正想反唇讥笑高鹏飞：“天上能往下掉银子？”他话未出口，突然庙内角门外传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左都御史高大人的公子高少爷住在这里吗？”

李五一愣神，脱口答道：“不错！我们少爷是住在这里！”